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重刊

奇向八十篇

司教熱羅尼莫馬

准

序

知識固以考稽而漸聞。學業尤須
簡切而易入。從來大道槩條。未有不
先其要領。而後其條目者也。粵稽聖
教。諸書載籍浩繁。泛而慕焉。幾茅
坐。澤之嘆揚其要矣。奚殊指掌之間。

所慮三仇蠟繞。八面張羅。倘犯無謂
其趨逐。玄才豫以。其切要。玄素雖年
齒既高。犹難見。險而示脩。況在。鬱
總角。至子乎。故凡。寡子弟者。首湏端
其趨向。而欲端其。趨向者。惟受。奉于聖
言而已。爰集是術。句箋字釋。綱舉目

張名曰聖教要理選集。俾按覽者。
因文而義。一目瞭然。不獨孩童初婦宜
奉為系掌之基。即既冠高年。亦可藉
為立身之本。洵航海之指南。而上自
之階梯也。要之文既簡而要。詞亦約而
候。復有母以淺易而忽之。將具改過

有門。有軒。有廳。皆列誦於口。繙列銘
于心。而大本大原之道。可謹此而累窺。
其一斑矣。是為序。

畸人十篇序

西泰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狂鶻與夫
啖人略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啻不害孜孜求
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絕始不肖以
爲異人也覩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
心修德以昭事平上主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

印之其持議崇正闢邪居恆手不釋卷經目能
逆順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與地旁及句股算
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
數一二則以爲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十年
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
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純粹益精意

期善世而行絕畛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
倪而知者相悅以解閒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則
當不如其言則悔而後識其爲至人也至人侔
於天不異於人乃西泰子近所著書十篇與天
主實義相近以行於世顧自命曰畸人其言闢
切人道大約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謹言苦

志以禔身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聖
賢所已言而警喻博證令人讀之而迷者醒貪
者廉傲者謙妒者仁悍者悌至於常念死候引
善防惡以祈佑於天主一唱三歎尤爲砭世至
論何畸之與有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不
能以遲速料也上主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

於天莫之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主也童而
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謬本原怠忽祇事年富
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尙諱改圖者眾
也非譚玄以因生卽佞佛爲超死死可超生可
罔世有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不得
不瞑眩瞑眩適於德猶是膏梁之適於口也有

知十篇之於德適也不畸也耶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盥手謹序



晴人十篇序

利先生者出自西園末於中華余從都伯
翁公得其書寫同爲作而歎曰此固一新
玉是守其所載之道曰自責自省利行為
祥要以薰惡而迪善乃妄言不爲吾儒併
不爲在下漆園竺乾氏而獨揭天主之教

以為之宗古未之前聞也至若篇中譚生
死之際出立之法旁引博喻其子種子創
獲而其旨附會合離毫端閭室多所不入
使人煩讀之而清思讀之而愉昏倦以眠
讀之而醒俗念忽消道念潛滋嗚呼寧獨
其言之新奇若是哉抑儒之無而為柱下

漆園也柱下漆園之復而為三札氏也雖
大旨歸於董惡迪善而其說由實入虛由
近入遠漸墮乎恍惚沉洋不可端倪之域
故賢者借之以融貫執拂不肖者亦借之
以濟空跳匿蓋利害各得所焉若非篇者
根柢無則勑人懋絕檢約遠傳也課玄徵

實不可得而景仰模稜以閃寄於善惡之間此吾儒之藩園百幸利而多害者也今朝廷方統一至其矯易邪慝諸有以二氏之宗標幟辟疆者叛逆凶敗是編揆諸功令政自合行豈可廢而不存哉

附溫陵張二水先生贈西泰艾思及先

生詩

昔我遊京師曾逢西泰氏貽我十篇書
名篇畸人以我時方少年未省究生死
徒作文字看有似風過耳及茲既老大
頗知惜餘齒學問無所成深悲年月駛
取書再三讀低徊抽厥旨始知十篇中

篇篇皆妙理九原不可作勝友迺嗣起
著書相羽翼河源互原委孟氏言事天
孔聖言克己誰謂子異邦立言乃一揆
方域豈足論心理同者是詩禮發塚儒
操戈出弟子口誦聖賢言心營錐刀鄙
門牆堂奧間咫尺千萬里

浣城劉胤昌

